



盐民游击队

· 上 ·

崔榕蕃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崔椿蕃，1929年9月6日出生，1989年离休，1991年年7月6日病故。生前系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天津工人文学社社员，天津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被蒋子龙先生誉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文艺形式反映盐工生活的作家”。

195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曾有260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民间故事等作品在《天津日报》《今晚报》《天津工人报》《散文》《河北文学》《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1973年，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抗日战争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由辽宁省鞍山市曲艺团改编成30集同名评书在广播电台播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盐民游击队:上、下 / 崔椿蕃著. -- 天津:天津
人民出版社, 2022.4

ISBN 978-7-201-18309-1


I. ①盐… II. ①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53983号

盐民游击队(上、下)

YANMIN YOUJIDU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责任编辑 岳 勇
特约编辑 张素梅
雕塑创作 李 迅
装帧设计  明轩文化 · 王 焯
TEL: 233674746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40.75
插 页 4
字 数 510千字
版次印次 2022年4月第1版 202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6.0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序 言

宋曙光

记得是一九九一年的春天吧,那时《天津日报》还在鞍山道旧址办公,文艺部的两位离休老主任黄人晓、李牧歌,得悉文艺副刊的老朋友、工人作家崔椿蕃病重住院,急欲专程赶往汉沽探望,当时的总编辑还特意安排好车辆,打算陪同她们一同前往。我那时在“文艺周刊”做编辑,知道此事后,对两位老前辈的深情厚谊由衷钦佩,也准备随同前去,并相机采写一篇新闻专访。可惜,由于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不佳,最终未能成行。黄人晓是方纪的夫人、李牧歌是邹明的夫人,这两对夫妇不仅是《天津日报》的创办者,还是党报文艺副刊的耕耘者;而崔椿蕃则是汉沽盐场的工人作家,早从一九五八年,便开始给《天津日报》副刊投稿,反映来自盐场的火热生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还出版了由他执笔的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他的创作曾经受到方纪先生的鼓励和褒奖。

这件事就这样记在了我的心里,不曾被忘却。一九九一年七月,崔椿蕃在相继赶写他的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下)和《盐滩儿女》两部书稿后,又终日忙于编审《长芦汉沽盐场志》,终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他为《天津日报》副刊写稿长达二三十年,所有作品都是以盐场生活为素材,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卓有成就的天津工人作家的代表。再后来,黄人晓、李牧歌也年事渐高,先后因病离开了我们,使得那次未能成行的探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二十五年之后,也即二〇一六年,我应邀到汉沽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散会时已是中午时分,有一位中年人在会场门口等我,双手抱着一大摞文稿,自称是崔椿蕃的儿子,专门来这里等候,有事相托。我的内心立刻有一种亲切感,看着他胸前的这一大摞文稿,以为这是崔椿蕃的自传。我想起二十几年前的那件往事,而且我刚刚还在会议上,提到了这位我们副刊的老工人作

家,只是没有想到他的家属会来找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做了简单的交谈,我当时答应,稿件的事日后一定尽心相助,请家属放心。那段时间,我已主持整个文化专副刊中心的工作,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报纸副刊编务之中,版面之外的事真是难得顾及,可奇怪的是,那次会面的仓促场景,竟也被我牢牢地记在心里,清晰如昨。

又是五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已经退休离开报纸副刊。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天津日报》与天津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征文”活动,此时,我突然记起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这部反映天津汉沽盐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作品,出版后曾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发行量高达八十万册,有关这部书的写作、出版,肯定会有很感人的故事。于是,我将这个征文线索作了重点推介,特别提到了崔椿蕃的名字。接下来,我辗转联系到了崔祖育,也即崔椿蕃的二儿子,就是他当年手抱文稿在会场门口等我。

我在电话里提起几年前的那次见面,崔祖育显然十分激动,没有想到《天津日报》文艺副刊还记着他的父亲,记着这份情义。他说,可否将他父亲那两部长篇小说的电子版,传给我看看?我当即答应下来。这时候,我也才知道,当年他双手抱在胸前的,竟是父亲生病前完成的两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一部是三十六万字的《盐民游击队》(书稿上标注:解放战争篇),一部是二十六万字的《盐滩儿女》。我的心里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难得有这样的儿女,对于父辈的遗著如此珍视,犹如捧着一份沉甸甸的“遗产”。我对崔祖育说,这次建党百年征文是一个契机,可以写一篇回忆父亲崔椿蕃的文章,主题就围绕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来写:父亲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采访和写作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他有着怎样的意志与心愿?这其实就是写父亲的人生。经过编辑几次增删、修改,这篇饱含父子深情的文章《我的父亲和〈盐民游击队〉》,刊发在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文艺周刊”的征文栏目内。

那段时间,我在手机上陆续看完了那两部长篇小说,相比之下,感觉还是这部解放战争篇的《盐民游击队》更为可读,特别是与一九七三年出版的《盐民游击队》有联系,在时间、人物、故事上都有衔接。前部书的内容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后写的这部是同国民党军队浴血作战,解放盐滩,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两部小说场景相同、故事接续、人物不变,似应作为续篇或下部,这个题材的作品正适合建党百年期间在党报连载。于是,我将《盐民游

击队》的下部,力荐给负责连载稿件的编辑。自二〇二一年七月十日,《盐民游击队》(下部)开始在《天津日报》连载,至十二月十一日止,共连载了一百五十五天。尽管缩编的难度较大,需要压缩字数、删去枝蔓、突出故事悬念,但整部小说自始至终充溢着的饱满激情、浓厚的生活气息,以及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还是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有熟悉的盐场生活,没有强烈的爱与憎,是决然写不出这样极具画面感的作品的。

崔祖育快递来一本家藏的初版《盐民游击队》,那犹如盐滩般蓝色的封面,立刻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四十八年前,这部当年曾两次印刷的长篇小说,倾注了作者的全部心血,及至写作下部时,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现在,当我翻看面前的书版《盐民游击队》和报纸正在连载的下部《盐民游击队》,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报纸上的连载如果能够成为书版,那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了却了作家的一个遗愿。

就是被这样的想法所鼓动,我带着那本老版《盐民游击队》,直接找到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向他们回顾了这本书的不凡经历,介绍了已故作者崔椿蕃。不知道是我的讲述富有感情色彩,还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看重旧情,意识到这部书的特殊价值,他们答应暂留下《盐民游击队》(下部),让我等待审稿结果。一个多月后,选题终于被批准下来,不仅如此,天津人民出版社还决定,将老版、新著合为一套,以《盐民游击队》上下两卷本的形式出版。这个新颖创意,给了我及作者亲属一个意外的惊喜,从中看出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胆识与情义。

至此,崔椿蕃生前创作的前后两部《盐民游击队》,可以合璧面世,这是之前谁也不曾想到的事情。回想三十年前,为了作者的这些心血之作,亲属们四处奔走,烦请文朋笔友联系出版事宜,所有相知相识的友人都竭力相帮,终因当时环境及大气候的不适宜,出书的心愿一直未能实现。后来,为了更完好地保存这些书稿,亲属们商议把它们敲录在电脑里,就这样,作者在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几十万字的小说,由其子女们在电脑键盘上,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出来,转存在硬盘里。这份沉甸甸的怀念,也因此保存在亲情的记忆里,温润着、保鲜着,没有让岁月的风寒所冻僵、枯萎,始终在亲人、友朋、知音的心中呵护着,盼望着、等待着问世的良机。

在作家去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小说终于有了破土的机会,没有因年代久远而与世隔绝、疏远、淹没,相反,却由于那些文字的乡土情怀、炽热血脉而盐味醇厚。是的,这部作品虽然完稿在三十多年前,但其蕴含的真挚情感,却是历久弥新,在时间的沃土中,日日夜夜渴盼着破土,向家乡的亲人

倾诉前辈的英勇与不屈,而故土的乡音、村舍、驳船、滩涂、盐山、海腥……一切的一切,都在文字中保留下来,这是历史真实而生动的遗存。

一九九三年,在崔椿蕃去世两年之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方纪题写书名、蒋子龙作序的《崔椿蕃小说散文集》,选入了作者生前发表的小说、散文作品四十八篇,约计十八万字。在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他是新中国第一个以文艺形式反映盐工生活的作家。他喜欢盐滩和工友,热爱生活,在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励、有了很大名气以后,也从未想过要离开盐场,要当专业作家。人品文品互为表里,质朴地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憬悟,不矫情作态,不追求大红大紫,不追风赶潮,也不妄自菲薄,终身满足于当个业余作者。人生最好的路正是正直,岁月更迭,风云轮回,他能安稳如铸,堂堂正正地走过来,言行背碑。”这是对作者及作品最为恰当、令人信服的评价。

在崔椿蕃的写作生涯中,长芦汉沽盐场曾给予过支持,提供了许多写作上的帮助,此次出版《盐民游击队》(上、下),也格外重视,对盐场老作家出书表现出极大热忱。盐场古盐田旅游区,目前正在筹建新的品牌项目,重点修建“盐民支队故事馆”,包括征集盐场老作家的手稿等,以丰富馆藏,扩充文物展橱、展板,使之成为红色教育基地的特色展馆。馆名就专请蒋子龙先生题写“盐民支队故事馆”,这七个饱蘸浓情的墨笔大字,情深意长,熠熠生辉。自此,这片鸥鸟翔飞、一望无际的银色盐滩,将以自己的血脉传承与醇厚的盐文化底蕴,矗立起汉沽盐业革命史碑,面朝海天,迎着渤海湾上的旭日东升。

此次新版《盐民游击队》(上、下),将以崔祖育撰写的《我的父亲和〈盐民游击队〉》,用作此书的代后记(略有增补)。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作家写作的艰辛,一部好作品诞生的曲折过程,感受小说所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滨海新区作家协会主席李子胜,为此书的出版尽心出力,并帮助家属做了很多文字上的工作,这是要致以诚挚谢意的。

直到现在,我还在问着自己:《盐民游击队》(上、下)真的是要出版了吗?眼前的事实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装帧一新的书稿即将付梓。想当初,我向天津人民出版社推荐这部书稿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多大把握,只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心意。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并张素梅老师,接受了我的这份赤诚。在此,我替已故作家崔椿蕃的家属,表示深深的敬意,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实现了他们的父亲的遗愿,这是不能忘却的大恩!

2021年12月4日

目 录

上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7
第三章	015
第四章	023
第五章	030
第六章	038
第七章	045
第八章	053
第九章	062
第十章	066
第十一章	075
第十二章	082
第十三章	091
第十四章	096
第十五章	105
第十六章	113
第十七章	120
第十八章	125
第十九章	130
第二十章	135
第二十一章	143

第二十二章	150
第二十三章	156
第二十四章	165
第二十五章	170
第二十六章	174
第二十七章	177
第二十八章	184
第二十九章	190
第三十章	193
第三十一章	199
第三十二章	205
第三十三章	210

下

第一章	213
第二章	224
第三章	234
第四章	245
第五章	257
第六章	267
第七章	280
第八章	290
第九章	301
第十章	312
第十一章	322
第十二章	334
第十三章	344
第十四章	353
第十五章	365
第十六章	375
第十七章	387
第十八章	397

第十九章	404
第二十章	414
第二十一章	426
第二十二章	437
第二十三章	446
第二十四章	457
第二十五章	466
第二十六章	477
第二十七章	487
第二十八章	496
第二十九章	506
第三十章	517
第三十一章	524
第三十二章	535
第三十三章	546
第三十四章	561
第三十五章	573
第三十六章	582
第三十七章	593
第三十八章	603
第三十九章	613
第四十章	624
我的父亲和《盐民游击队》(代后记)	637

第一章

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华北地区疯狂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渤海岸边的盐滩上,到处修起了炮楼,安了据点,对盐滩实行了进一步的控制。

一九四三年,清明虽过,还有春寒,盐工们便被逼着走上盐滩,开始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入夜,盐滩非常寂静,远处盐村里的声声狗叫,日本鬼子的岗楼上,发出“口令”的喝问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那三岔口以东、黄须堡以西,日本华北盐田潮湿的盐池内,横卧着一个大石碌碡;通往渤海的引潮沟,在“哗哗”地泄着冰水;大堤以外的海面上,波涛汹涌澎湃,小山一样的浪头,前仆后继地涌来,冲击着海挡大堤……

日本盐田靠近海边的地方,有几间矮小的滩铺子^①,在盐滩上挣扎了一天的盐工们,都倒在里面的稻草窝里睡着了。

突然,一个人翻身起来,披上一件破旧的棉袄,悄悄地开了房门,然后,回身把门轻轻地关好,独自一个人走上了盐沟的大埝。他,就是这儿的老盐工、地下党的负责人杨洪海。

前几天,老杨接到军分区的指示,要把盐工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反对敌人的经济掠夺;配合解放区军民粉碎敌人封锁、蚕

^① 滩铺子:晒盐季节,盐工们在盐滩上临时居住的房子。

食和“扫荡”，保卫解放区；并在盐滩上开辟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几天来，老杨带领各村的党员，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现在已经有了头绪。

老杨披着棉袄，站在沟埝上，往远处了望着。为了使盐民武装迅速成长，军分区决定派一名得力干部来，听说来的这位同志，就是自己所熟悉的严志诚。时间真快啊！一晃几年过去了，志诚出息得怎么样了？

杨洪海陷入对于往事的回忆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推行卖国的不抵抗政策，把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块一块地让给了日本人，渤海盐区就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主席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光辉文件。此后，渤海盐区的广大盐工、渔民，便组织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在盐区和北宁铁路的两侧，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

严志诚的父亲严老成同志，就是“抗日民族先锋队”的主要负责人。

日本人进入盐滩，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更严重了。有一年，春晒^①的工钱，他们不发给工人，而放到银行去生利息，要一直拖到冬季。工人们实在无法生活，严老成便带领着工人们，闯入了三水镇，去找资本家。在工人的压力下，资本家只好给盐工们结算了工钱。这一来，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争热情。

从那以后，“抗日民族先锋队”就更加活跃了，曾多次进行了从敌人手里搞军火、劫粮食、夺布匹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冬季，“抗日民族先锋队”在离苇滩车站不远的地方，袭击了日本侵略者的一列军用火车。

时逢三九，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铁路两侧的电话线，发出“呜呜”的响声。这天，“抗日民族先锋队”提前得到了情报：前天，从沈阳“南满”火车站，开出了一列军火列车，今天夜间零点左右，要从这里通过。队员们接受了任务，静静地埋伏在铁路下边的荒地里。

那列军火列车在苇滩车站上满了水，“呜”的一声，开过来了。

大家借着繁星的微光，只见这列火车都是盖着篷布的敞车。这是为什么？以前敌人运军火全用棚车，可是今天……

① 春晒：一年中，晒盐分为两季，春天为“春晒”，秋天为“秋晒”。

杨洪海伸手拉了一下严老成,说:“车厢不对,是军火吗?”

严老成肯定地回答:“是军火,没错!敌人的运输工具被咱们搞掉不少,车皮不够用了。”他停了一下,又说:“这种车运军火,敌人的防范会更加严密,告诉同志们,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快!”

“是!”杨洪海答应着,回头传达了严老成的命令。

火车头刚刚开过去,严老成就一挥手,发出了上车的信号;跟着,他头一个敏捷地飞身抓住车厢的扶手,上了车厢,后面的同志们都照样攀登上去。

杨洪海爬上车厢,迅速从腰里抽出小刀,在篷布上一划,这篷布就裂开了几尺长的大口子。杨洪海急忙伸手往下一摸,果然是一个一个盛着军火的木头箱子。

“噌噌,噌噌……”火车在铁轨上疾驶着,队员们在车上迅速地猛干着,装着杀人武器的木头箱子,一个个从火车上滚落到路基下……

当听到火车头“呜……”地又响了一声长笛的时候,队员们知道,前边已经快进三水车站了,这是司机在叫进站的“扬旗”。车厢上“抗日民族先锋队”的队员们,一个个飞快地跳下了火车。

严老成忙指挥大家,赶快把从火车上卸下来的武器,一箱一箱运到冰托盘上,好顺着那封冻的河沟,往盐滩里撑。

正当大家忙着抢运的时候,就听得东北方向苇滩车站的炮楼上“嘎!嘎!”两声枪响,接着,在三水车站也响了两枪。

大家听了不禁一愣。

“快!敌人发觉了,就要出动了……”严老成的话音刚落,就听得从苇滩车站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响声,一列铁甲车从那里缓缓地开了过来;子弹的火溜子,一道一道在夜空中穿射。看情况,我们在哪里,敌人还不清楚,只是在水和苇滩两个车站之间,竭力地搜寻着。

严老成向同志们布置好一切,回头一拉杨洪海说:“老杨,快!跟我走,咱们掩护!”说着,两个人顺着一条深沟,往西北——运送军火相反的方向跑去。

他俩来到一片坟地里,急忙卧倒。严老成握着盒子枪,对杨洪海说:“洪海,盯好了,揍家伙!”

杨洪海会意地点点头,两眼紧紧地监视着铁路南面。

从苇滩车站开过来的铁甲车,停在小铁桥西面,一连发了几颗照明弹,又胡乱打了一阵机枪。看来敌人还是没有发现目标。

严老成和杨洪海警惕地监视着。

突然，在铁甲车的东边，升起了一颗黄色的信号弹，接着，西边又升起了同样的一颗。就见在铁路北面的七八个日本兵，掉头往东南方向我们运送武器的大沟那儿爬去。如果让敌人摸到沟边，发现了我们的人，那就危险了。怎么办呢？

猛见严老成举起盒子枪，坚定地说：“打，把他们叫过来！”说着，他把二把盒子一扬，“哒、哒……”喷出一串子弹，眼见就有两个日本兵趴在地下不动了。

铁甲车上的机关枪认为找到了目标，搂头盖顶地朝着严老成他俩压了过来，那几个日本兵也转过身来，往回爬。

严老成乐了，说：“行，过来了。”说着，他和杨洪海转移到一条小沟里。当他俩跑出了敌人的火力网以后，严老成对杨洪海说：“打，把鬼子全都叫到这边来，那边才运得稳当。”说罢，两个人的盒子枪就直朝铁甲车射去。

“咣”的一声，一颗照明弹在两个人的头顶上升起，顿时大地亮得惨人，机关枪又直朝这儿扫射。一颗照明弹还没有熄灭，又一颗挂在了头顶的上空。刚才那几个日本兵，又开始往这儿爬了。

严老成和杨洪海一边用枪引诱着敌人，一边计算着时间，想着那边运送的情况。这时，有两个鬼子兵快要爬到了前面的坟地里。如果让敌人占了坟地，那情况可就严重了。严老成瞄准“当、当”两枪，这两个日本兵就应声倒在地上。后边的日本兵看事儿不好，只是趴在坟地的东面，朝着这儿胡乱打枪。

敌人以为是重要目标，一起拥了过来，铁甲车上的轻重机枪，“咕咕……”也朝这边压了过来。严老成在这个节骨眼上，不仅不慌张，反而乐了，他计算了一下时间，拍了杨洪海一下，说：“行了，那边已经走出去了，咱们也撤！”

谁知，就在这时，从他俩的背后，绕过来两个日本兵。这两个家伙，见只有两个人，于是胆大起来，要抓活的。

严老成说撤，刚要回身，身后“呀”的一声，一个日本兵上前抱住了杨洪海，另一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直奔严老成的后心刺来。严老成稍微往旁边闪了一下，反手一枪，把那个抱住杨洪海的日本兵打死，可是敌人的刺刀，已经刺入了严老成的右肋。在这个时节，日本兵的大枪一动，严老成就要有生命的危险。只见杨洪海转过身来，上前飞起一脚，把这个日本兵踢倒。严老成紧握着盒子枪，晃了两晃，“咕咚”一声，坐在地下。杨洪海这才反手一枪，将这个日本兵击毙。

情况非常紧急，东面的日本兵就要拥上来，严老成受了伤，杨洪海的心里非常着急。就在这时，猛地从杨洪海的脚下，飞出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在敌群里开了花，爬在前边的几个日本兵，应声倒下，其余的也趴下不动了。

严老成用手一拉杨洪海，断断续续地说：“洪海，你快……快走，我，我掩护！”说完，他俯卧在地上。

绝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杨洪海二话没说，抽出一条毛巾，把严老成的伤口扎好，掖好了战友的盒子枪，背起老严，顺着小沟撤出了敌人的火力网……

当东方发白，村里传出鸡啼的时候，杨洪海背着严老成登上了黄须堡的村头。这时，严老成的儿子严志诚提着枪从村里跑了出来，后面还跟着很多“抗日民族先锋队”的队员。他们是把武器运回村来以后，看看严老成、杨洪海还没回来，前来接应他们的。

杨洪海一看是严志诚，忙说：“快！回家。”他背着严老成径直朝前走去。

进了屋，杨洪海轻轻地把严老成放在炕上。众人围上来一看，见严老成负了伤，都吃了一惊。

严志诚口里喊着“爸爸”，伸手就要看严老成的伤口。

“等等！”杨洪海上前拦住。

这时，严老成的身体微微地动了一下，苏醒过来。他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慢慢地睁开眼，看见了战友杨洪海，他点了点头，又看见自己的儿子严志诚和同志们，忙问：“军火运回没有？”

“全运回来了。”严志诚一边回答，一边挤上前，大声问：“爸爸，你这是怎么了？”

“日本，日……日本鬼子用刺刀……扎……扎了我……”

“啊！”严志诚惊叫了一声，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严老成喘了一口大气，拉住严志诚的手，用力地说：“孩子，你别哭，你爸爸……你爸爸死不了，永远……永远也……死不了，一定要……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打出去。”说到这里停住了，他看了看同志们，猛地精神一振。只见他，头高昂，眼睁大，他好像看的不是这一间狭小的屋子，而是看到了革命的美好前景。就听得严老成又断断续续地说：“志诚、同志们，往后，你……你……你们要和老杨同志一起，跟……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干一辈子革命！”说到这里，严老成含笑闭上了眼睛。

严志诚咬着牙，抿着嘴，抽泣着；同志们也都难过地低下了头。

杨洪海心里感到一阵火热。这么好的同志，没有实现革命理想，就牺牲了。烈士的遗言，句句感人肺腑。严志诚这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跟着父亲长大，如今，严老成同志又牺牲了，对于这个盐工的后代，革命烈士的儿子，自己一定不辜负老严同志的嘱托，把他教养成人，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完成严老成同志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

杨洪海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他咬着牙，忍着悲痛，拉着严志诚，眼含热泪说：“志诚，你爸爸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革命，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他……他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他回头又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像严老成同志那样忠于党的事业，和敌人战斗到底！”

严志诚挺起腰板来，昂首走到杨洪海跟前：“杨大叔，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吧！”

杨洪海把一支盒子枪往严志诚的手里一递，说：“孩子，拿着它。从今以后，你就拿着你爸爸这支枪，和劳苦大众一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斗，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永远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说罢，他又把一面鲜艳的红旗，盖在了严老成同志的身上。

同志们含着眼泪，掩埋了老严同志的尸体，继续在这渤海盐滩上战斗！

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开始了，遵照军分区党委的指示，“抗日民族先锋队”暂时隐蔽，把一部分人送到军分区学习。严志诚就是其中的一个。

如今，党又把他派回来了，而且要他负责在这里组织人民武装。志诚啊，经过几年的学习、锻炼，你一定更加坚强、勇敢，政治上也更加成熟了。

在这宁静的深夜里，杨洪海独自站在盐沟的大埝上，仰望着北斗星，思念着战友，追忆着往事。他的心里，犹如背后那翻腾的大海，一浪高过一浪。

第二章

清明已过,遍地皆春。

早晨,太阳刚刚露头,地上的小草,挂着一层露水珠儿,被阳光一照,晶莹闪光,显得特别好看。

二十四岁的严志诚,一身农民打扮,扛着一个不大的行李卷儿,穿着一双被露水打湿的旧布鞋,顺着通往盐滩的大道,由北往南走来。

他已经走了四天了。经过了几个联络站,闯过了敌人的几道卡子口,眼看就要来到盐滩,他心里越发激动起来。对于盐滩,严志诚有着深厚的感情。自己是盐滩上生长的,从小就跟着爸爸在盐滩上晒盐。这几年在部队里,也没有忘记盐滩上的阶级兄弟、父老乡亲和这里的斗争。今天又回到盐滩执行重要任务,他感到格外亲切,格外兴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严志诚把棉袄的迎门扣子解开,迎着朝阳,一面走,一面留神看着大道两旁的一切。大道以东的大片碱地里,长着黄须菜,当中夹着一块一块的坨子地^①;大道以西,是一望无际的盐滩,那一方一方的盐池子当中,荡漾着颜色不同的海水,被早晨的阳光一照,像一面面明镜,反射着耀眼的亮光。就这样,大道正好把农田、荒地和盐滩隔开,往东看,绿油油的一片,无边无际;往西看,天水相连,波光闪闪。我们的家乡多美呀!如今,却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①坨子地,即台田。